

類編增廣穎濱文集
九十七至百二

庫 文 閣 内			
五五函	三四六三	漢	書
一五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三函	三四六三	漢	書
二三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63	
冊數	15 (10)		
函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不鮮明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淺草文庫

類編增廣類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七

投獻

書

上兩制諸公書

輒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紛同異之辨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
蓋嘗喟然太息以為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
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矣夫班師共
工巨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桷園者以為
輪挺者以為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莽莽交
夷蹶取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罟左強弓右
毒矢陸攻則斃象羣水伐則執蛟鮪龍熊虎豹之皮毛龜龜羣兕兕骨
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藉折翅按足鱗鬣羣委頓縱橫滿
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
夜光間以類珎磊落的睡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
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
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具

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遂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尔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莒孔忠公西與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未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填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棘交蹊踐蹙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疾驅踰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

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

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

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校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乱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

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人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弃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子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

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歸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樞密韓太尉

太尉執事某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溢乎其見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某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

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庫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兒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某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某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某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職任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弃以爲天子寬惠與

天下無所忌諱而某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某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利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著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

說明公者數言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為遇越人而厲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才治之而無為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

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某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兵百倍於公公盡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亦豈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審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之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

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二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囁於閭里行道之人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鞫其光務為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三公下撫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睦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為吏峭竄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為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群公在朝以

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為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上劉長安書

轍聞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矍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崗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尔拒而尔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无朋而勢遠絕則失眾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眾之弃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其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弃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弃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

天辨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某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又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其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某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此卷上兩制諸公書第八行園子下一本云羅鶴與馬縻鹿走免游
賦屬拾之微莫不及後援下句去又第二十五行園子下一本
云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及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
寓之八物因入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終利避害蓋
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為作貢至
以陰陽災異之說言詩者不言明歌勸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
而不達於道而言五條子午外西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微吁
前此蓋有以深感天下而論且言誓誓秦誓之不當作也然後援下句去

類編增廣顏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七

類編增廣顏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八

時事

書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使地以遂安養將詳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尽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固不在至矣伏惟聖德廣大无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无繆故嘗乞旬餘生求還問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又无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勳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

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之聞之无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博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无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万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声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无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无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变則臣以爲父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數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言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无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

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幸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变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誅謗者声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筭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与一二臣者方以爲万幸而万全既而出兵无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无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激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霄旰而後

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罰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之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北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无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二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解燠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无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飢饉積憾之民奮為群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

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嗟擾不安孰與今日之其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嚮發勸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弃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發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无僥倖功名之心与晞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与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之誠是以勢踈而言惟陛下

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乱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發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奏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与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吝而且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无餘財保甲行而農无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无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發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无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弥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

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下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父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成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无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弃塵垢迁善如救饑渴与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發市易之令行之暮年而觀之苟民不

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休國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而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為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與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附

輒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亦舊岡原徐公沒於淳化平郊迄今九十四年公无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哀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无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无一二方陳齊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與甲兵喪師蹙國時无一人敢非之者公獨与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

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公沒未百年弃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永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列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惟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其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莽之微而有危迫之艱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付獄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无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任猶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因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因實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動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

恃
母何恃
王
恃
之詩
何恃
王

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
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既雖欲改過自
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无為言者惟兄
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
言昔漢馮異不得罪其女子縶繫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
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万万不及縶繫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
遠其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美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
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矜
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軾洗心改過
粉骨効報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无所告訴歸誠陛
下惟冀其狂妄時許所乞臣无任祈天請命激切頓越之至

回荅

荅徐州陳師仲書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某從家兄許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
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全行義不妄交遊既

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為文為贈讀之愴然以清追慕古人
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還
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負不克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
問所以為葬嗟美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為行求今之人則其
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
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
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罪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為惠既知所從李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
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无異矣應據言迫於解舟有書
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某少好為詩與家兄子瞻所為多少略相若也
子瞻既已得罪某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為詩以詩名
世者盖无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為輒諷詠終日譬
如新病啗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
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於自口出也

荅黃庭堅書

輒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其父輒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發弁以來頗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輒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此聞魯直更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藉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頑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无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以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所以是探其有无耶漸寒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荅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輒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无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弃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藉雖追惟曠昔耘鋤之勤欲從容將步其間而亦憊然自憊不欲實足况夫通都大

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恆乃欲趁目縱覽究其有无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孝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孝中愈年稍知自趣所詣蓋耿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輒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察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輒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并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孝也而亦何取於輒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狀伏惟昭察不宣

類編增廣顧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九

啓

稱謝

北京謝韓丞相

右某啓頃違軒闥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暮月魏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吏事既甚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敷而況早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行獄填委是健吏勵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相公偉曁絕人盛業蓋樂育賢俊誤知鄙凡切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以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荅知遇

右某近在中書劄子就差管勾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具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叨家庭曾未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尤便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矜鄙庸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移新蜀顧恩造之甚厚忠力報以未由區區之誠書不能旣

謝韓許州

伏念某為性迂疎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兼容尚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梁棟之久間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人曾何已弃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驚馬之獨後期枯枿於再榮為力已艱論恩則厚龜勉寸祿心已切於歸歟愧負鴻私終何為而報此謹奉啓陳謝

謝文公

伏念某迂疎已甚廢去一節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游於南土即暇豫於鵲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此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待舊知而增氣及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不虞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座齊簡服既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慙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安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為感激難既敷陳

謝改著作佐郎

右轍啓今日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

叙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深之士涖官從政並才術從橫之人珪璧煒煌頭瓦礫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下群鳥獸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群材並登首度咸既顧視駑駘伏竊重而已幸旁睨樸樸嶮嶮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與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效乘田之畜牧苟竊祿以偷安真無望於榮華顧常憂於罪戾寵至逾分識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有銓綜之常以御群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

右某啓伏以少年游學方成都洛職之秋壯歲効官復淮陽卧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閒再辱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

然縹緲之歡亦非偶尔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躋
河岳之兼容納滄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昭人况復
終身之幸其為喜慰難盡敷陳

謝黃察院

右其啓伏審不吝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皇誠以進無干世之
才出為苟祿之仕強顏未去僕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
地皇華在隅務容度以求賢鴻鴈千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勵精之能
吏効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樸何取豈謂採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
蓋其官德在兼容存久存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綉衣擊斷之勢
而不施既尔含容復蒙甄錄猗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
愧感佩之切敷染奚彈

謝兩發運

其啓切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疎拙之資敢謂并容
過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林莽徒以竄
逐未久不敢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勞未落歸

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其官德業深厚名冠士大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恩
與明主廣育材能通求屬官不吝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
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治初啓群賢彙征敢以衰朽之餘輒塵英文
之列感激雖至慙懼莫深云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

右其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官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
省志氣未安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辟而不獲處之甚驚凡物之
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有宜徂徠無事於冠裳妻居不樂於鍾鼓操
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
其適性無所傷其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
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
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治之砥石
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
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騷騷之乘而罷駕與焉梗柁之林而樗
櫟在是槩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其官大道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

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三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奔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碩所居之當爾與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伏蒙聖恩除其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恩出非常心知逾分雖懇詞之未獲更得請以為安切以政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何觀願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資稟煩臆草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闊見譏既自知之不疑矧衆言之何賴方虞沐斤遽尔超升况今二聖天臨群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無為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公論進賢退否既對軸之當為置散授閑抑空疎之常分苟無滿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

右某啓誤蒙詔恩遷補臺轄小才知愧空虛儻以循牆成命莫回曠責才

而致寇切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承特異於唐餘上參万務之幾下効於黜之劇既用人之不次且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賔望无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躡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亟為之先容坐致空疎誤蒙甄拔其為感幸難盡言宣

慶賀

賀歐陽副樞

右敬啓伏寄近膺休命遂總兵權凡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歡欣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任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渾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者士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或寵榮踐鈞軸手執子奪身為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

可以昭曜方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
急者爵祿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於其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況位在樞
府才為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
奉啓陳賀不宣

賀歐陽少師致仕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
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學術蓋世早游侍從蔚議論之宗晚入廟堂
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方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
釋位既久始知靜鎮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存歷三鎮始終
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弥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
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
上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
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不拒其來
學某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賀致政曾太傅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自被衮衣之錫仍因旌節之崇終始因榮中
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
在位不求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宸思賢繼陳
止足之誠自求清淨之樂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游大節凜然四方
仰止矧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尤峻出同憂患
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遊播清風於長久輟夙荷知獎實倍歡欣謹奉啓
陳謝

賀韓相州

伏審懇辭留務歸守鄉邦歛藏為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
適可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方變之勤勞抗大
節於群疑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返其舊封唐室多虞裴度久
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
治懷舊德以徒勞其夙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賀河陽文侍中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因禮便華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中輔相

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願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悠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迹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賀張宣徽知青州

伏審入覲帝庭榮加使秩遂解南籥作鎮東藩新命既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迹稍安於孤拙某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碩依東誠踴躍

賀孫樞密

右轍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民間之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身出當干城入贊心膺溫然不伐德望愈隆卓尔自將風節弥壯固上心之

簡且人望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問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未由瞻依徒切

賀趙少保

右某伏審得謝朝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國之光華縉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平蹇諤之足畏晚陪國論溫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淨之化士夫倚以爲重邦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游空寂有以知万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頽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緣未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留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愈劭斯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數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歎伏惟致政太師躬彙臬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老而鷹揚

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
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高
少之下沂泗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
光鉅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問然其蚤以空疎誤辱知契
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掃墳
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弃尚許登門之游一聽話
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為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
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賀范端明

右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中外相傳歡欣一
意伏惟致政端明文丈鄉邦舊德翰苑老成早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
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耻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掩既及身
而顯曜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某早承眷與舊倍
等倫不獲躬詣門屏脩慶謹奉啓陳賀

迎

迎陳述古舍人

某啓伏審嚴直玉堂分憂輔郡父老相慶更屬竦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
精淳政術高妙東南舊治又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昔侯爲國
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轍承之黌舍久聞德
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代擬

代子瞻答周郎中

伏承不察空疎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慙懼交至某自少讀書喜作文字
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
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歎故自近日深自斂退未嘗
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四方不可復掩豈謂賢達尚復以此見
稱每讀來書紙愧汗所示古今書二卷詞藻既瞻格律又高誦詠再三
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代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其官學問該通業履渾
固耻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平時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
於兩漢之隆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告未衰

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執事不忘麓葵終有獲於豐年比者過長陵曲形厚意其為感悅難及敷陳

代陳述古舍人謝兩府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爭訟之誼曾何施為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持自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官之勞每深於陟此願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哭罷安遠銓綜群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違知陶鈞之有自官守無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罔既

代又謝兩制

蹇拙之資久塵於侍從因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為慙揣已甚明固嘗自乞荷聖恩未肯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風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荷鄙薄獲此便安此蓋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逸眷獎方厚議論持平須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之初馳誠罔既

代張聖明修撰謝二府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祇見吏民布宣條詔與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頃庸儒以何為某早從官游舊悅圖吏旋承之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簿領之煩力殫錢穀之計遠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事稍閒初公自得曾荷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德濟時字量包世愛和中外耻一物之未寧容養賢惠以群材之各遂願鄙儒之無狀切近輔以偷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管職之外何補於涓埃斯懼之誠敷陳難既

代齊州李諫議問侯文侍中

伏審卧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人安恭惟其官德邁古久望隆當世陶治多士盡布公卿之間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卷懷事業優息方州風俗未澄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尚疎須重德以謀安眾口所期天心將應即日冬候頻例鈞履康寧某迫此莫年尚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代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

伏審諒卿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其官學本詩書思
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揔戎行謀慮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休一
日之功動名既隆豐故隨至進退有裕均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邑之莫
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猶在用人既得知朝勝
之有成俾國咸休願公策之安出其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
瞻望

代李諫議謝二府

某為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遇監司造為浮謗浼
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為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為計已踈雖循
省之無瑕願吹求之已密特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平衡不俟辨明坐獲
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名節既全死生為幸此蓋某官
持大鈞而播物奮至堅金以臨人定妍醜於頃更無施巧偽於衰疲之易毀
曲為保全德厚因隆感深涕隕其老病既久思求歸而未能荷戴雖多恐
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第九十九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

記

李校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俊而納之膠庠亦之以詩書禮樂揀而熟
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
受成獻誠无不由乎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
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孝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
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
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見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
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
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
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
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孝道則愛人小人孝道則易使也
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其不違則子游之政
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孝而縣亦

无孝以語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孝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孝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繕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之孝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孝之力求記其事之告後不廢孝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孝之始居歟

東軒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患尤甚既至敵井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於其无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款斜補其圯缺闕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个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頽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佐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

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孝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无一日之休雖欲奔壁坵解羈執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孝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也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寔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与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為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万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由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孝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或哀而矜之使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待月軒記

昔予游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

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万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无物不發然日則未始有變也唯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与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无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子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為小軒軒之前廓然无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与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辛酉延客道隱者之語客謾不喻曰嘗治術矣不聞是說也余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清虛堂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与其弟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率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九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寶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汚而虛者以寶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无不清亦无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与物无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天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畫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与眾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其入而不得則既与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年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与人而不惜將曠焉黜王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鷺體乎至道而順乎

流俗君貴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孝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予
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
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而衆水既發
合而爲一汪濊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
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
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无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已而因
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
其心足乎內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
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辱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
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巨
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幸酒相屬擊擗擗木而歌徜徉
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記

直節堂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
八杉長矩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
之旗如建承露之華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
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
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
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
栢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
利棟宇者与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具者
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
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欲於堂
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
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
庭顏色不變君來庭嬉乎封植濯漑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
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无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六年記

藏書室

子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二畝无衣食之真者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書在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孔氏之道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道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幾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為西狩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已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糴田以植苗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五瓦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孝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孝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孝孝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孝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孝厥德修罔覯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之之才而不安於孝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孝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孝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孝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孝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孝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孝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孝其蔽也狂凡孝而不讀書者皆

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孝而識之故曰然非故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孝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孝日益為道日損以日益之孝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孝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孝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父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為无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辨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眾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颯然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眾復大集无幾何師告其眾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

貴賢
字誤

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以往以茅竹自覆告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饒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崑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為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鍾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辨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辨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豈其辨而貴其訥此眾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辨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辨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貴也則相与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窓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

以名之余曰予穎濱遺老也當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求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与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与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号其得志而寔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与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予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漲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

北百里東西一舍濟瀾洶湧風雲開闔畫翥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漢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无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与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切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記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支其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隨曼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屠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蘿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高背皆効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及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適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迢遙泉石之上顧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无窮而

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壁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於中无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類編潁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

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丹一

託

祠廟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近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與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祖超絕周唐逾年千萬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為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凡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祗肅臣輟適以謹來睹其終始乃拜首稽手為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庭之石詩曰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

晉書武帝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土佩旗壽旌節
魏魏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雖小邦其有不敬東廡西嚮
誰昔登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
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
愚禮教實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遙之
拙易直直修弗斷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朝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
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
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
不朝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
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漢豆有列儼相有位百
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泗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
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
我仕齊子貢再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

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貴為季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
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
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
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汙瀾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
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償觸蛟蜃而不龍言若夫以江河之舟楫
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方里之害矣方周之
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其焉者公夫夫子之不
顧而仕則具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
亦隨其分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
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
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筠州聖壽院法堂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
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梗稻竹箭樛櫟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險
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

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為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奇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為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它州為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為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其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直如有愚九峯有虔愛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游談之僧接踵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它方之所無余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頓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其故納新引掖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為予安而流徙之不為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縣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量量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為僧堂之後室又為聰治其室呈

皆極壯麗凡材暨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為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為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北勝而不敢留留二日陟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巨石發葉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悼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往者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旁倚相糾每天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遠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朽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遠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潔密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累欲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壑蓄流氷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土居於塵垢之

此紛紛之變日滿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
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今天大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
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
豈無入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記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其鼻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
學而得用筆之理輒必問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
以上畫之存者無二三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至於畫者不以爲
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之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
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
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
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
精有縱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爲行道天王其記曰集閬州高座
寺張僧繇子每觀之輒嘆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爲極歟其後東遊

至此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
趙爲奇而此孫遇爲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
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
東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此以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弊漏塗棧缺
強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存乎其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
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
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子與李君亦少助焉
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畫殿之
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
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龍溪治渤海
督之耕牛衛風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八風誨之織獲此四人者非其
漁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助助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由以
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

而崇之聖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郊郭之野則
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履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為治者
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為亦無所必置也七陽郡居長
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
為政安而不擾誅其彘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
所欲為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得暑老子之宮室貌
象庫陋發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為愧而莫或先也公曰
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為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
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
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勳力先告工
且棟楹峻峙瓦甍緻密為佛菩薩眾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
會甚至孺童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
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有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疎闊而政
之難成其父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
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為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父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
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群好讀書
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某季則某也方其少時先公先
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某兄弟雖少而仕
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邑入復出某碌碌無能
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
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
任氏兄弟所捨也某以謀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
以罪發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其中止潁川不能
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
畀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丈人漢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
不溢自其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剎遂竭公老來告其甥焉疑獲譴於幽明
彷徨不知所為而手詔適至泉亦涌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
其問之謂閣而拜以膺上賜父之乃為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剎之

以熙寧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安
護軍藥城縣開國賜紫金魚袋蘇某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為人嘗過守
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
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
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
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
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
之西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
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
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
知所怨蓋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
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為桐鄉嘗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其祠
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

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為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
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宏敞園池築臺榭植草木
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
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靡池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
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閭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騁青山
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莫甲天下
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
祖皇帝為布衣舊方用兵河東自戰百勝列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
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
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填密老而不懈嘗於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
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為其園也凡
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曰
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善其志而俯以誨其

子孫則無防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此亭甲寅歲之
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壯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
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曾從余遊以命求文以記余不得辭遂為之
書熙寧七年十月十七日記

齊州樂源石橋記

樂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為堤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為
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
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
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為橋害請為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
五里有發河敗堰焉其弃石鐵可取以為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
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錢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
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昧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為虐方其落成
也太守李公曰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
城施君實負其材丘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
屬於西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壅塞築其缺而完之

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
害亦使去之皆如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恙從事蘇轍言曰橋之
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
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郵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
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為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
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為之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重人也公始
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為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
為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
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水石之間逍
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訝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請然
如其為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公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為也輒
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甘容晬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
年之間公聲輝赫於廊廟而其所以為公者湛然如毫髮之異公不

見公公之詩書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而風力其路而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其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忘者其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為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群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秘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為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於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焉既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為榮觀不足恃而公之

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奉奉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定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北諸路地大且近西舉輦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鄆申息胡沈浸滎秦楚之交翕引河汴滎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溥闕訟簡少盜賊希闊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餉之勞為吏者常間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墮而不力故租賦入於它路為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兵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他路為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為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鉅額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辨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日不遑食是京西北始判而鄭滑并其畿內自其某若干州為南自其某若干州為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府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既而轉運判官復為副使以領北道始以某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不妄

典藉以三才乃自四實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
盛哉夫其年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
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
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左考焉是以具載於此聊寧六
年十月日記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冊一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冊二

序引

文集

類編增廣

范景仁侍讀託議

雖有天下其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
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天字書
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
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
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
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
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
多而至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
公之為政登龜取龜攻巢去蛙之說無一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
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
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
一曰學說文二曰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在

一在 異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州今之在九古
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雲古氣類氣類也而今附兩韻古口
類也而今附音九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
林九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無之附天在之附人九字之後
出而无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王朋之爲朋九字之失故而
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燭九集韻之所遺者皆載
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九十四篇目錄篇文若干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
洫事責成郡邑陳雖号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
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无以爲樂也時
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
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
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游多慶曆名
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

而李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李詳於吏道
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弃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
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弃官以謀養浮沉里閭不辭勞辱未幾
而家以足聞陳人之喜種華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弥月君
携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
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官爲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
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
可以老死无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何求乎予未去
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
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
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
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 是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
千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王子既仕有三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後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

都三子從子孝爲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兄弟之樂何苦爲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悲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九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飲與子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談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爲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礼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子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南濟南之田以遣之生予爲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子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駿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父遠而中道天理有不當然者況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予裔末生君弟通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通乎通哀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爲此文冠之庶幾俟裔能立以昇之

歷代論引

予少而力孝先君子師也士兄子瞻子師友也父兄之孝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子既壯而仕仕官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之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樂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爲樂涵泳其間至以志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踈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多不忍弃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樂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循凡

七年元符辛未蒙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浸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爲後集九二十四卷

別集引

崇寧五年余年六十有七編近所爲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曰藥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五年復收拾遺藁以類相從謂之藥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間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已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爲故隨類輒空其後以竣異日附益之云尔

龍川略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万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无尤物有書數百卷尽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法皆不許入哀橐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苴弊漏粗其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鋤其間既數月非葱蒨芥得而分出可蒞可莖蕭然无所復轉然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官李家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二將呂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

亦無足記也遂執筆在傍使書之於卷九四十事十卷命之曰龍川略志

龍川別志引

予與龍川爲略志平生之一二所聞於人則未暇也然予年將五十起自疏遠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所誦說後生有不聞者矣貢父嘗與予對直紫微閣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湮沒不載矣君苟能記尚有傳也予時方苦多事懶於述錄今謫居六年終日燕坐欲追考昔日所聞而炎荒無士大夫莫可問者年老衰耗得一忘十追惟貢父之言慨然悲之故復所聞爲龍川別志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序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實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菰芋而華屋王食之心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以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輟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坡吾於詩人无所甚好獨好以

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本
壯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於得意自謂不其愧
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
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
每以家弊東西奔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俛辭
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
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方一也
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
吏所折困終不能後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
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
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
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李成先君
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詩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夷
坡其孝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
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二三焉紹聖四年

注老子序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游僧聚焉有
金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游嘗與予談道予告
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金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
曰不然予亦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証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
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知之金曰試為我言其
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金
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
目自六祖以來人以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善喜怒
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總目也致中
極和而天地万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金驚喜曰吾初不知
也今而後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

要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余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子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余余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歸余不得久已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余而示之故書於老子之右

古今家誠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教且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輒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則則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為之号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弃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

惇相豆

後正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饔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縣孫公事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輒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益乎輒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闢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收手而退市人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蘇某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水流於地發為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新化為飲食飯餅羹蔬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夫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小為千萬千萬為一皆心法耳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

大變之
切肉曰

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
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
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
明出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纏繞長短無一不
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滿洲浦無一不到觀者
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
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既心
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余以罪來南一見
其善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美余
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元祐會計錄叙此本有六篇時與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
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言使東曹考案邊境條其丘食
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後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
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

始無不見者獨惠多而易忘父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
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父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
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
尾以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
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便得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
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
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
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
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有餘及其列國欵附縣貢相屬於道府庫充
塞創置福內庫以畜金帛爲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懷服契丹二惠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
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厲車
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弊耗
多矣其後昭應之灾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呂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
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

而夏賊竊發邊父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
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
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贍為
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
未遂神考嗣世急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強兵富國
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
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兩
征交趾西討托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
亦備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
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九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
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創業之
君豈多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
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
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為安也漢文
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

難於立晉武帝則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
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為久也
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指心矣然而
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
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
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
也若夫內藏有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
著之它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企
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
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
四十萬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此數
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

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有二十四萬以東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始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帛錦綉不逾其舊宮室不修大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願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眾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

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饕豷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行潦之陋而無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縣孫公集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輒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輒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見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十八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蘇某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水流於地發為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為飲食飯餅羹蔬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

中見小一為千萬平

為一為心

有所造也故其指心去

以示人也。有以光明如
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開闢修治法門。衆生由之以
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
明出。諸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纖纖長短。無一不
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滿洲浦。無一不到。觀者
眩暈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
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
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余以罪來南。一見
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
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元祐會計錄叙此本有六篇時與
人分撰後又不用

唐虞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
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立使。東曹考案邊境。修其食
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後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
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主

不可復言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
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古
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
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
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
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
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
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
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
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法。決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
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
爲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
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
終身無復征伐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役之民。教之戰陣。以衛民。
二者各得其利。亦何

或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音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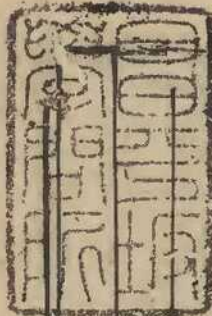
之息而子平之債官。債進之曰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乃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窮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更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墮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徭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滿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古史序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為為宗万物莫能嬰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孝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晞聖人之方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為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流於度數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李官世能讀之者少

故其記之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
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
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古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
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
一事者余切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
義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
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
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
此古史之所為作也

類編增廣類編先生大全文集卷終



文化茂展



